

四書便蒙解

漢	一	四
書	二	三
門	三	二
類	四	一
號	五	二
函	六	三
架	七	四
冊	八	五

四三五五
二七九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55
冊數	5 (1)
函號	277 67

277-67

全五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徐筆峒先生著

輯真定本

四書刪補解註

徐筆峒先生著詩經刪補盛行海內為經壇指南久矣若四子書可無刪補嘉應來學爰是復著茲編刪煩補遺上載精旨旁列要訓名曰刪註實以翼註可與詩經並垂不朽云

四書便蒙解註引

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孔子得統於文武者也。故刪述六經以闡明千古之道脉。蓋明道耳。非示後之人假之以獵取功名。宋室荆公者出。廼倡為用經術取士之說。始首重四書五經以搜羅海內真

才豈知此法終不可易。

熙朝遂秉爲定式焉。夫上之人旣持此以得士。則下之人安敢復外此以進見。出題本經旨。立意宗朱傳。海內彬彬莫之敢違。顧好經者每腐考亭。遠人者多趨寂滅。將聖經賢傳。悉紊紊莫明。予試

思之。經則道之體立。傳則道之用行。體用互爲其根。胡可偏廢。然傳之所在。不局訓詁。不居引證。而實爲真正血脈。以總其樞。又有外註小註。以廣其義。後生小子。資性明敏。則兼而記誦之。匪艱苟賦質愚魯。惡乎責之。兼總條貫。予重爲

來學閔經則尊之於上。傳則未免畧少。加鋤蔓錄根。淘其渣滓。庶後生小子便於習讀。繹其旁釋。王意得以日孳孳而不苦於登天也。

徐奮鵬 筆峒父書

重刻四書續補便蒙解註大學卷之一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入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德是盡世之極

大學

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即理字 親民即明德中事 親當 乃明新抽處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格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守三書用史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
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親民皆當止於
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得止至善之由

知止而眾善咸集
此知止而眾善咸集
得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止則志有定向靜謂心
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入明新之次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此與上節一正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

此與上節一正

一、反无
作效看

明新皆
本於脩
身
反結上
齊家

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

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意識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格至誠正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以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

而明人記之也

明文之能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湯之能
大甲曰顧諟諟古字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諟謂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

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堯能
完其明德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

帝典堯典虞書峻人也

無非明
已之德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此重自新工夫無間斷

右傳之首章釋明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心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此節先高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能新其德所致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

只重自新新民

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物各有止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之處也。

人當知止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

文王為
止至善
之極

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於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緝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水數明
而感民
之深知
行並進
表裏俱
盛民自
不忘

詩云瞻彼淇澳蒹葭萋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道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味歎新
民之極
而民不
能忘親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錐琢以錐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食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德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是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實實其力而
禁止其自欺使其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
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
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不自慎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
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閑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

小人自欺而卒不能欺人故君子不自欺

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
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
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也。
可畏之甚也。

獨之不可畏正不可欺

能慎獨則意自誠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身
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
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及欺慎防指視

此言富潤屋之形於外

四書經傳伊萊解註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心偏於有所自為喜怒哀樂所累而失其時宜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念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存自不足官攝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即不正視為心引每為心從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敬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愾而辟焉故好惡去聲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帝情失其當然之則必陷於一偏而好惡失正五者不可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弱於一偏之弊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碩葉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會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必要好惡得正

教國必本於教
家蓋以家而理
無所不該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只重立教不假強為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家國感應之執
豪不容爽末二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向執之當慎
民從帥而不從
令教君身必以
而教民不徒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始也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見家乃國
化人見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重肅宮
關上

詩云挑之天天其葉蓂蓂之子子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蔡音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

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國治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國治

詩曹風鵙鳴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胡絜矩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一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

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流於影響，所

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

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

分，類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

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

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

情斯天

下之矩

使上下

前右左

不各無

自我而

此覆解上文繫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
 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
 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
 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
 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
 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好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繫矩而以民心為已心
 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好惡能
聲

好惡能
慎之失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慎慎則為天下 節讀為截節讀為截 辭與幾同

民之得
失國之
得失因
之而合
之得失
當是

詩云殷之未喪二句指湯時 師克配上帝儀詩作 監于殷峻詩作 命不易指上文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
 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
 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

言解林傳家解計二九學一

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

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

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奪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

又音財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以奉治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知善人國家之

當盡善以保不

不可不

天下意

相道得

則子孫

黎民垂

之有技

若已有

之彦聖

其心好

之不啻

若自其

口出寔

能容

彦聖而

遠之俾

不通寔

不能容

以不能

保我子

孫黎民

亦曰殆

哉

秦誓周

書新斷

誠一之

貌彦美

士也聖

通明也

尚庶幾

也媚忌

也遠拂

疾也殆

危也

唯仁人

放流之

逆諸四

夷不與

同中國

此謂唯

仁人為

能愛人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六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

仁愛也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

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

彦聖而遠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新斷誠一之貌彦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

也遠拂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

惡人古字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齋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

過也命當作慢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也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菑必逮夫扶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

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

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猶豫待
賢姑息
容惡非
仁人之
道

過也

若此者

好人之

拂逆也

也自秦

山有臺

是故君

君子有

大道必

忠信以

得之驕

用人必

是故君

子有

大道

必忠

信以

得之

驕泰

以失

之

要至誠無私而不可作意妄行

以開之道又節之不必聚歛

公利而民戴而身貨而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愛以作忠則民樂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忠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恃出之患也

食君之祿則不可侵民之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

知人君止當取利當得之

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兵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居子寧忘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歛之

四書經傳集解

小人懷利以悅君而致變不可當則君當斥專利之小人

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君見利而喜彼為善之小人信任之使為國家天受其難

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不能救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自由也言中人道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字字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格致

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重刻四書續補便蒙解註大學一卷終

重刻四書續補便蒙解註中庸卷之二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

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天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命猶令也於

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君子盡不離道之功

二句一合常懼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照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此節即是收上工夫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

此論性情倫道

去聲

之體用
正見不
可離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
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
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
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此即能
我慎
獨之效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
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
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体吾
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

此逆言
體道離
道之人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致精微
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隨
時度易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
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
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
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
之私而克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不合時宜而行

以從道
小人則
怨已矣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性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民鮮能久矣。無道不及。鮮其過不及。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

由明不行
由於知之
行之過
不及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百姓日用
飲食
而不知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就行上
道不行

及言
中庸之義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皆是不
日用而
取諸人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
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
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
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
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精
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上民知
禍不知
避下能
擇不能
守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
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右第七章

回之能
擇而能
守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
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三者誰
而易形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也

中庸

中庸易
而難

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湯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不欲柔

子路問強

子路好勇故問強

一味主
於柔

子曰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柔者之強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方之強也君子居之不當教者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

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焉強

君子之道也

一味主
於剛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恃強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

力勝人焉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換人持
已有道
無道皆
盡道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交強哉矯持已

此四者女之所當強也矯強貌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

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

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

中庸易

中庸

六

河書經禮記卷之三十一

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聖人不知為知之，不為知之。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不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及，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

知之不真，故守之不固。

能体道者，知行無過不及。

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隱即在費。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

此言通之，近不

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

中庸

四書經補傳卷之三
中庸三
指不能不盡處

又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各處皆道之所

詩

云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專及

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照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

近不遠遠不禦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不已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其於中庸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物則遠而性則同天下皆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

中庸三

中庸三

四書總論

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人同此心。能度則不拂其心。

盡已之心為忠。惟已及人為恕。遠去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若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

自責自術皆詩以求盡其道。

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

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耳。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訶。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一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身在此是心即在此。

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

此言素位而行。

大行不加。劣者不損。花節房直。景雅正志。

○此言不為外求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安其上位○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安其下位其外不後不慢自無所怨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不俟命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幸難去聲 搖平去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徵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射中 不從 正音征 鵠二音反正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合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位育之也 由于戒慎不顯之德 始于此 言其和 言其樂 小妻子 聲與音 去

鼓瑟琴和也翁亦合也耽亦樂也擊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合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也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此深贊鬼神歟

運之機 使天下 節重 神能使 得實有 洋上 詩曰 承上 祭之 言 夫微節 言陰陽 合散皆 實埋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

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

如此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

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

節之言 大德必 福之必 然天之 故天之 生物節 言大德 即物之 王者必 為不厚 詩原即 大德必 下 詩而 此言文 王之 無憂亦 根不 此言武 王之 事 尊當

中庸第二卷

保與舜
異
周公體
文武以
孝治天
下之心
而祭祭
喪服皆
有一定
之禮

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
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
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
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若也進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
所起也先公祖緝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
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
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
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達則下
善於終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志在內
事在外
有此志
便有此
事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蓋禮以
祭祀祖
考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
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
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
其祖廟
陳其宗
器設其
裳衣薦
其時食

祖廟天子之廟也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裳衣先祖之遺衣也
祭則設之以授屍也時食四時之食

因舉祭
祀之禮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因舉祭祀之禮

而使子孫臣庶各蒙其愛

旅酬下焉上所以速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速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

德贊其能善繼善述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

兩制禮正是善繼善述能明不重治國正節制禮義意深遠

既葬則曰亡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而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刻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嘗秋祭也禮必有義視諸掌言易見也

右第十九章

周政具在惟在勉勵意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入存則其政舉其入亡則其政息

君臣勵精而政

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易學

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

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只重君
盡君道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

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因人而
推及於
義禮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親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入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宜者分別

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看君子
上責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上二節
知人思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

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是固上
修身之
說而詳
言其事

天下之達道者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去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

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

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

論達德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
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
之域則同

此論求 以造於 知仁勇 之事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
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
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此結上 文脩身 以起下 文治人 治天下 國家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不可涉 入事上 只宜於 脩身親 等字上 重發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
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
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
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
由朝廷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

此以效
款動哀
公俯身
等輕重
道立等
九則字
有不期
自遠之
意

此言九
經之事

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

脩身則道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

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也不惑謂不

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

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財用足末相資故財用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

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說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

九個所
以字俱

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

重上之

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飲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

其事者

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交脩二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

好德三

侯也

宗盟四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

大臣五

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

待士六

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餼稟稍食也稱事

民隱七

考其功以上下其食也往則為之投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

向加厚

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厚往薄來

向加厚

十五

列辟

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約言九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於誠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重小事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

立乎誠

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質也。疚病也。此承上

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獲上信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

善以誠

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

身可見

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善則君
民親友
無不處
之得宜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

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

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存也。

推當誠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乃人稟

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理此節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

只重人

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

執上擇

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

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

困勉而利
此困知之
勉行之
求誠有
弗學等
句俱是
一已百
已子正
是弗能
弗指之
意
困勉能
變化氣

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入之道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行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有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

一性盡
則天地
人物都
包括在

中庸二卷

中非是
逐件去

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

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者。動變之功。自不能也。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國家六
句皆實
理之不
容掩者
前知其
不待其
既至而
前知其
事幾

中庸卷之六

四書經本義卷之六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

二自字 不是假借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物不能離誠則君子必當盡自道之功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入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入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二句能誠之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二句能誠之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性無內外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只重成物上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私欲盡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和明處者皆是天合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外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外。

仁者禮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外。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言悠遠則博厚則高明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及民發則有事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業可見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言聖人與天地同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聖人與天地同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聖人與天地同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聖人與天地同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聖人與天地同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聖人與天地同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聖人與天地同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聖人與天地同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同休一如此節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

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

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

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涸。

焉。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今天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蓋舉全體而言也。

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

能生物之意。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詩言天

証為物

不二詩

言文王

証正誠

無思不

大矣即

之夫

洋洋即

此言通之極於外而無外。此言通之極於外而無外。此言通之極於外而無外。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學而時習之也。敦和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也。知敦篤乎其所也。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

此至德之妙用。不可作效言。

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禮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

三者皆不安分。故招禍。子思能一天下。一月一統不容。

下一統也

作禮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聖人不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

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至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治

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四

治民必要有德位時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不在尊位也

會德位時於身而制作之善斯有以契天入之

此君子指王天下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

禮天入之契

中庸二卷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也。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声。射。音。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

辟如節。言聖人。之德大。而無外。息而。不。言天地。不。大。以。道。正。見。分。合。兼。全。

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中庸二卷

中庸卷之三

五段俱在心上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言積中以崇外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寬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

與時上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說見音現說音悅

德足以孚民心則聖同天矣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能立本自能經綸而無所勉

夫焉有所倚夫音扶

中庸卷之三

二五

中庸補註

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
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
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此即上節而形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
肫之

惟聖人能知聖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

右第二十二章

引詩以明君子小人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
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
用意與前

子淡簡溫是誠
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
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
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
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
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
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
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中庸慎獨

能謹於人所不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申內省二句

疾無惡

詩經不傳家解

高不可

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承上文

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致信

則其為己

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外詩并言其效。

詩曰

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

假格同 鈇音夫

言說而人自化之也

上文而遂及其故言進而感格于神明之際其誠敬無有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然之應

承上文

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

遠矣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

然之應

詩云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民末也詩曰德輶

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

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

大聲與色也

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

不大之而已

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

蒸民之詩

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

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

不若文王之詩

所言上天

三引詩

摠只要

形容不

顯為恭

之妙

德輶言

輶山音

二音

德輶言

輶山音

二音

二音

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

皇朝四書續補便蒙解註中庸二卷終

